

■ 逝者追忆

一别即永远

何一东

8月13号下午2点多，好友传伟打来电话，声音不像往日明快，“贵哥是不是出事了？”我一愣，没明白，又问了一遍。传伟说，他听《华西都市报》的一位朋友说，贵哥在青海贵德县采风中突发心肌梗塞，走了。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，因为贵哥的身体一直都很好，经常前往人迹罕至、道路险恶的地方去采访，周末也常常去徒步，他怎么会“心肌梗塞”？

我和传伟都不相信这是真的，马上分别打贵哥的电话，许久无人接听。但我们都没有贵哥夫人田老师的电话，消息无法核实。不久，传伟打来电话，声音颤抖地说找到贵哥的夫人田老师的电话，贵哥确实不幸突发心肌梗塞“走了”！听到这个噩耗，我如遭重击，赶紧拨打田老师的手机，占线，稍后又打，通了。当我报上姓名后，我听到田老师撕心裂肺的哭声，那一刻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……

我们称呼的贵哥，叫李贵平，乃《华西都市报》、封面新闻主任编辑，四川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专委会委员，第九届四川文学奖评委、“五个一工程奖”评委。他从事媒体工作的22年间，长期关注茶马古道研究，用坚实的脚步丈量茶马古道，用厚实的文字记录川西文化。

我和贵哥最早认识是6年前，他当时给《晚霞报》邮箱投了一篇稿，是一篇“散打游记”。那时候，贵哥主攻“散打”文章，在成都已颇有名气，能收到他的大作，当然好，因他的文章有些地方比较“出格”，怕不适合老年人，我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，可否删掉，没想到贵哥很客气，让我“随便处理”，我好感顿生。

后来的一天晚上，我约贵哥及另一位也认识他的朋友李双，在八宝街新城市广场一餐馆小酌，才互相认识。当时彼此都很客气，互称老师，吃饭时也彬彬有礼。再后来，慢慢熟了，他喊我一东，我叫他贵平。

随后一年又一年，贵哥的人文地理方面的文章越写越多，越写越好，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南方周末》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《旅游》《四川文学》《芒种》等各大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发表，不少都是整版，甚至若干个版。不少报刊给他千字千元的高稿酬，惹得我们这帮文友称羡不已，连呼“请客”。贵哥也很大方，每有“好事”，便邀我们一聚。他喝酒和我一样，几口下肚，便脸红如关公。作为《华西都市报》的资深编辑，贵哥除了擅写，还娴熟于编。他先后编过副刊和行

游版，省内外作者来稿甚多。贵哥乃心善之人，扶持了不少作者，即便改动大，花时间，也取其文稿所长，让该作者的稿子见报。所以很多作者对贵哥非常感激，至今铭记不忘。

贵哥常说自己不是“体制”内的人，没有“依靠”，必须自身努力，他博览群书，刻苦学习，许多名著，都烂熟于心，可以大段背诵。同时不断“深耕细作”，给自己充电。他常在朋友聚会时，提醒大家不要满足于“小打小闹”，而要多读书，多思考，多掌握新的写作方式和技巧，不要原地踏步。当初，有一些人说贵哥只会“散打”，博人一笑，文章无深度，缺少文学性。贵哥虽感委屈，但他善自省。后来，逐渐吸取他人之长，改变写作风格，其作品屡获各种奖项，知名度愈来愈高。他的27万字专著《历史光影里的茶马古道》经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之后，入选2019年5月“中国好书榜”榜单，当当网购书也进入全国总销售榜单第12名。

贵哥本来就要退休了，他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，需要一种飞跃、提升。今年以来，他争分夺秒，常常更深半夜才草草而睡，他的第二部考察茶马古道的新书，很快也将出版。今年9月，他即将成为北京大学访问学者，这是又一个喜讯，我们都为他深感高兴，也劝他注意休息，不要太拼。贵哥笑笑，不以为然。他反倒劝我加强锻炼，不要为一些事务性工作所累。前不久，当贵哥听说我不愿杂事缠身而要坚决辞去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一职，很支持我，说：“欢迎归来！”

这说明贵哥懂我。他曾推心置腹对我说：“一东，我们都是不愿当官的人，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争什么级别，那样太累！我不屑与这样的人为伍。”

贵哥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，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自己热爱的文学事业。最近一次聚会，我发现他瘦了，而且精神不佳，颇显疲惫，脸上的皱纹明显增多，酒量也减了，便劝他注意休息。贵哥不正面回答我，只说明年还要再出一部书，正在准备。

没想到这是我和贵哥最后见的一面。本来说好月底之前大家再聚一次，他就到北大去了，但岂料天妒英才，突然之间，就不由分说把我们的贵哥活生生夺走了！贵哥，我知道红尘虽纷纷扰扰，但你肯定是不愿意走的，因为，这儿有你的亲人、好友，有你的未竟事业，你壮志未酬啊！

■ 亲情轻诉

我想告诉你

谢晓雅

小时候我最爱干的事就是放了晚学，冲在人群前面，跑回家躲起来，想让忙完活儿回家的你找我，然后接过你在田野间摘回来的“野味”，这是我简单的快乐，也是你美好的时光。

一年级那会儿，我胆小又羞涩。上学的路上突然遇见了养蜂场，我站在离家不远的一处阴凉地方哭了起来——走的话，害怕蜜蜂；不走的话，上学就要迟到。我只是哭！你跑过来，挥着巴掌吓唬我：“不上学去，老师就要打板子。”你什么也不说，走在前头，你回头看看我，我眼泪汪汪地跟上去。

我九岁那年，爸妈在外地找到了待遇不错的工作，也找了相对较好的学校，他们什么也没告诉我俩，就回来接我了。我那时多不愿意啊，你却像没事一样叫我跟爸妈走，说：“在外面好，学校也好，房子也好，吃的也好。”我只是说：“不要，不要。”我多舍不得你啊！可是我真以为你不想让我待在你身边，一生气就要走。那天早上天蒙蒙亮你就起来炸鸡蛋，你知道我喜欢吃。送我上车的时候你叫我要听话，我哭了，我不愿意看你，可是上车前你递给我钱的时候，我看见你已经泪流满面，原来你也舍不得我。后来我每年回来两次，你总在村口接我，问我好不好，又在我走的时候

递上你为数不多的钱，叫我要听话。你多爱我啊！

我不太清楚你不在的那一年，我几岁，你又是多少岁。即使爸妈瞒着我，可我还是知道了。那时的我已经能够理解生离死别。我想见你，第一次任性没有去上学。爸妈在无奈下带我回了家，你已经不在医院治疗了，躺在我俩以前一起睡觉的床上，我没说话。你一定想见我，所以你睁开了眼睛，你望着我，我说：“我会听话”。

你离开世界，是年初的一个凌晨。当鞭炮声响起，我肩上披着白布，撕心裂肺地哭，我想看看你，妈妈不让，我就不说话了。我真的很难过，不仅是因为你走了，还因为你没有机会再看看这世界的繁华万千。

我知道你一定吃过很多苦，我知道你一定不是很懂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，但我真的知道你爱我。

之后的这么些年，我每年都会为你烧香，祭拜你，想念你。我虽离开了家乡，却从未忘却关于你的一切，我爱你就如同你爱我。这世界变了，我也变了，但是在你面前我一直都是那个孩子，那个胆小羞涩的孩子，那个叫着你奶奶的你最小的孙女。

我想告诉你：亲爱的奶奶，我很好，也一直“听话”！

■ 边走边看

宏村小记

李叶

提起宏村，脑海中浮现的是一幅水墨丹青的中国画，宁静淡雅，像是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的桃源之地。

去时，阳光灿烂。水面波光粼粼，时不时还能看见有鱼儿冒泡。这里没有现代气息的高楼大厦，只有宁静闲适。碧水蓝天，山清水秀，形容宏村真是一点不为过。

整个村庄被水包围着，到处可见潺潺的流水，荷花静卧在水上，桥站立水面上，人们行走在桥上，树上叶子已经变得火红，每一处都是一幅美好的画面。

白墙黑瓦，鳞次栉比，婉约典雅的徽派建筑让人印象深刻。

小路拥挤缠绵，却充满厚重的历史感。那些古旧的砖瓦，在诉说着一幕幕故事。

村子的路多是用石头或者石板铺垫。人潮拥挤，商品琳琅满目。最出名的特产应该是黄山烧饼了吧。每三步大概就有一家卖黄山烧饼的，商家多，但是每一家都很精致，看似相同，其实不然。每一家小店铺，都是独特的，或许是因为有的店铺放着年代久远的歌谣，又或者是因为有的店铺充满了花香。小路边有卖各色美食的住户，人情味十足。还有一位老太太在自家门前卖毛豆腐和煎饺等小吃，卖相可能没有那么吸引人，但是香气扑鼻，买来一

尝，味道十分好。当地的特色商品非常多，手工制作的果酱，味美甘甜，还有香气扑鼻的各类茶叶，一些糕点也十分可口，例如葛根酥和徽墨酥。

小巧精致，形容宏村也特别贴切。最难忘的，是一家卖酒的小铺子。店铺并不显眼，在街角偏僻处，但是铺子里各类醇香的果酒，

让人难以挪动脚步。每一种酒都有好听的名字，有“情人醉”“桃花雪曲”等。

夜晚的村庄外寂静无声，人迹稀少，村庄内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。白天没有营业的店铺，晚上开始售卖。一些住在村子里的旅客，晚上出来继续欣赏宏村的夜景，欢声笑语，好不热闹。

宏村小景
资料图片